“不变性,我宁愿死去”

长沙一28岁小伙挥刀自宫

3月16日,张某正躺在病床上休息。

16日凌晨2时许,长沙28岁小伙张恒(化名)在犹豫了8年后,挥刀自宫,“妈妈不同意,我就自杀。”

“在变性和生命之间,我只能选择儿子的生命。”张恒的母亲无奈地说。

犹豫了8年后,他拿起了剪刀

16日上午,记者在湖南省人民医院见到了张恒。白皙的皮肤,修长的身材,说起话来声音细柔,不时地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捂着嘴巴,嘴里却一直念叨着“切除生殖器……”医生只是简单地帮助他包扎了下伤口,而他拒绝医生手术缝合的要求,除了切除手术,他拒绝其他任何手术要求,否则宁愿死。

“我犹豫了8年,只想做个女人。”张恒说,前晚,他吃完晚饭后在家里穿上了裙子,在房里照了一个小时的镜子,看着自己婀娜的身子,脸上却长满胡子,顿时觉得恶心,于是来到洗手间,涂上刚网购来的麻药。凌晨2时,他来到房间,拿起剪刀,先用剪刀刺了一下,感觉不是很痛,于是把右边的睾丸剪掉了。因鲜血直流,张恒顿时觉得害怕,于是拼命呼喊母亲。母亲跑到房间一看,吓得呼叫起来,一边骂张恒,一边赶快拨打了120急救电话。

“不变性,我宁愿死去”

张恒出生在一个工薪家庭。6岁时,父亲因车祸身亡,从此跟着母亲生活。几年后,母亲为他找了继父,并且对他的爱有增无减。小学时,每每别人夸奖张恒长得漂亮,像个女孩时,他总是特别高兴。初中时,张恒有几个关系特别好的男生,但每当有女生从身边经过时,张恒看到好友爱慕的眼光,总会吃醋。“做女生多好。”张恒说。

到了高中,张恒做女性的愿望就更强烈了。“我不喜欢抽烟,不喜欢和男生一起,总是羡慕那些女生可以无忧无虑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”张恒说,因为自己的性格比较内向,他朋友极少。2002年,张恒开始接触网络,并且有意识地查询一些关于变性、同性恋的知识,于是开始了8年的“寻梦路”。“不变性,我宁愿死去。”张恒坚定地说。

母亲曾要和他断绝母子关系

2002年始,张恒学着化妆,穿女人衣服,一上网就查询和变性等有关的知识。

“这8年,是我最煎熬的时期。”张恒的母亲对记者说。小学、初中时,她只是觉得儿子很不开朗。2002年,张恒第一次提出“做个女人”,她并没有放在心上,以为是开玩笑。此后,张恒频频提出“做女人、变性”,她开始意识到并非开玩笑。于是开始开导他。一次,两人大吵一架,她扬言,只要他变性就和他断绝母子关系。而张恒要变性的决心依然很坚决。

张恒的母亲说,儿子多次扬言自杀,她便无奈地告诉儿子,等他结了婚,有了孩子,到时候可以考虑变性。并且,以现在的家庭条件,她根本拿不出钱给他变性。

【心理专家】

变性思想与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有关

教育心理专家丹妮老师说,变性和中国的传统观念还是不相符的。张恒之所以要变性,和张恒的家庭环境、成长经历都有关系,比如他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,母亲的教育方式等都有很大的影响。同时,张恒的变性思想与其性格、心理关系最为密切。比如,张恒会以为做男人压力很大,而做女人压力小,责任负担也小,并且处处受保护,于是在他潜意识中就会有这种冲动。

“青少年在成长时,一定要注意教育方式。”丹妮老师提醒,张恒在成长时,因为在网络上接触了很多变性知识,甚至有不少人在网络上讲述变性好处,这也给张恒很多影响,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中,一定要密切关注孩子的举动,包括一句玩笑话,这都可能是孩子心理转变的一个信号。

据《潇湘晨报》

【记者手记】

谁人能懂那“挥刀自宫”的绝情

我不惮以世俗的眼光来生存,却惮于以一种世俗的态度来丈量身边的生活。

被世俗丈量的生活,总是难免被打上误解和受伤的烙印,譬如道德、习俗,或者还有性别——28岁的长沙小伙子张恒,有做女人的想法迄今已整整8年了,在母亲的长期反对下,他终于无法再忍受,拿起刀自宫:这是我们城市里残忍而真实的一则故事。

每一起纠结着世俗认同的道德事件,其实都是一个世俗节节败退的隐喻:张恒忍无可忍下的挥刀自宫,看似畅快地作别了道德观的桎梏,却也在刹那间割裂了母子情深,惊世骇俗。一直以拒绝试图等待一个“正常”张恒归来的母亲,她也终于不再等待,毅然落下的一刀,将她的信心与拒绝在瞬间摧毁,她只能,只能选择妥协。

那些“挥刀自宫”的绝情到底谁人能懂?张恒的母亲或许觉得自己是一个理解者,她坚守性别不能轻易改变的约定俗成,她不让道德的楚河汉界沦陷掉一寸边界。可她一定也是忽略者,她忽略了孩子父亲过早离去对张恒心灵的扭曲,漠视了那些点点滴滴直至最后催生“自宫”举动的心理积累。张恒用刀释放了心灵的郁结,但谁又能说他真正深入了解变性的意义。没有倾诉,没有自我的试图纠偏,以残忍求得的变性结果,其实也只是一个成年人自虐的代名词。

格式化的世俗坚守里没有“温情”只有“压抑”,非格式化的野蛮生长中也没有“正当”只有“畸形”。怎样才能让一起关乎人性的抗争与救赎变得没有裂痕,不再撕裂温情与人性?黑格尔说,“他应当是他自己本身的目的,他的自身要有一种恒定的价值”——或许需要的,除了细心与不再不自觉的自我压抑,或许还更有对人性、对家庭意义的“更进一步”的亲近、省思及发自内心的把握。

没有哪一种情绪比人性更复杂与鲜活。或许,有时候,生活并不需要去追寻过多坚守的意义,其也承载不起太多的纠结之重。只有深入生活的人生,只有彼此都深入那些看似坚硬的心,一些眼光才可以温暖另一些眼光,一些心才会因为彼此理解而可以不再附生出残忍。那些看似已经别离的一段情,一些情绪的执着,或许,也只有,他与内心的它才懂。

王聃